





辨日月褒貶之例

呂大圭曰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益甚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爲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於





是有以日月爲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於是有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歛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於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歛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疆亦遠

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爲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



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賙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  
子之賙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賙咎在天  
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  
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爲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  
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  
滕薛來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  
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爲始受命之君則尤  
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  
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

貶之乎或曰爲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斤黜諸侯之  
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爲春秋之世  
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  
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  
作經本以辯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  
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  
名稱爵號爲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  
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  
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



遇平如來至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水  
雪彗孛蝻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  
塋郊廟之祭盟狩敗入城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  
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  
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  
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  
日月爲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  
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  
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

某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  
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褒貶  
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  
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爲褒  
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卽夏築臺於薜秋築臺  
於泰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大功屢  
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蟧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  
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於卽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  
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於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朝方闕  
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  
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闕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  
月雨則有以見其闕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  
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  
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  
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之  
爲不敬已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

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  
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於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  
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書日  
見之然以是爲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  
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  
略者亦有前日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  
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  
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  
子于以見夷狄之寢盛矣魯翬柔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



氏於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  
之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於以見大夫之寢強矣  
始也曹莒無大夫於後則曹莒皆有大夫於以見小國之  
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於後則吳楚之  
臣亦書名於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  
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爲  
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於以見其不  
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爲強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  
衛先蔡於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

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  
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於以見霸者爲政皆以私意爲  
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  
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於以見大夫敵於諸  
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  
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爲褒貶  
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  
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爲之說則務爲新巧何所  
不至止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



破春秋以日月爲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爲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

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於傳者之所載而賤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大防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絜而曰衛侯之兄絜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



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盖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  
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人  
而後能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精義所在豈門人高弟所  
能措其辭哉非聖人不能與此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爲  
春秋之達例孰爲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抑愚嘗  
深考春秋之義竊以爲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  
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  
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

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荆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  
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陳黃衛繫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  
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  
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  
者何也傳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  
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  
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臯之式既  
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情不能掩齊無  
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弑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



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賊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昝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內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翬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

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而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爵號如後世諸儒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分義之間名實之辯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爲春秋



論三傳

劉知幾曰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

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

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

得周典杜預釋例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

明則周禮以為本諸稱凡以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

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

命周人出御書之時周人司周書典籍之於魯文籍最備



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綜群書至如檇杙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羨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辯說凡如此類其數

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于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藁削孟堅雌黃所稱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荅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

如僖伯諫君觀魚富

辰諫王納帶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

述遠古則委

曲如存

如鄭子聘魯言少臭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愷魏絳荅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



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

徵近世

則循環可覆

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際

聲子班荆稱楚材晉用晉世渥濁諫煞荀林父說文公敗楚於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无城下之盟祝鮀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申午之類也

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

淺深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

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如

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胷臆夫自我

作故無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

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繹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

云薨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經文無所

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

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聩得罪於先君將入回太子輒

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

按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

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

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夫子之教失

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長校

茲五短勝負之理爲主而於內則爲國隱惡於外則承赴

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



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亾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繇此義而左傳所錄無媿斯言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湏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報皆時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以書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

多叙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弑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襲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堂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睦



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

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者諱出公羊傳

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正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

其記時也蓋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夫人出列

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塋焉出史記滑稽傳列

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年出劉向七錄樂書仕於周

室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

云觀晉靈作臺累棊申誠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

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

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

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

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

汲冢所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生焉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與左傳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皙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

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顛取其

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于寶籍為師範事具于寶晉紀叙例中由

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



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  
口授其旨傳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  
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  
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  
是非明真僞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  
三傳之優劣見矣

### 論三傳所長所短

呂大圭曰學春秋者舍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欲  
盡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  
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明於理蓋左氏  
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理不明公穀出於經生所傳故  
雖深於理而事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  
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  
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  
所由深於情僞熟於世故往往論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



於時是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荐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剪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爾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

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爲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爲觀谷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年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爲據也宗左氏者以爲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於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竊比老鼓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盖有證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左史倚相之後盖以所載虞不臘等語秦人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盖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



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所述事多是採之傳聞又不曾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喾其事而觀其理則其間固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宜深辯之也公羊論桓隱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躄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王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

言籍口也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趙鞅歸於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盖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爲仇爲人臣而稱



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爲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爲害甚者不由於叙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爲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以略舉其一二而何休之謬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而休

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而休又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兄而薄於父子之枝葉者未必不自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



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賂之義則曰王者據土  
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  
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  
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日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  
吁弑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日記災也  
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  
致凡如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蟘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  
致變之由考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爲之說春秋  
紀災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

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  
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  
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  
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三傳各有得失

鄭樵曰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曰傳  
而左氏則筆錄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制不同  
詳畧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  
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公穀有五短亦非也大抵黨



左氏者以左氏為大官以公羊為買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為墨守以左氏穀梁為膏肓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為右穀梁者以為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有均訾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

范甯

或欲盡廢三傳者春

秋三傳束高閣

盧仝

三傳作而春秋散

文中子

或又不得

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為春秋調人七萬餘言以平其

得失

晉劉兆云如周官有調人私怨之官

是數說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

也大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論其短以王

正月為王魯是公羊之害教以獲麟為成文所致是穀梁

之附會以尹氏為君氏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

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日蝕不書朔者

八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

曆追之俱得朔日則日蝕之義左氏為長公如齊觀社左

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致

曰有懼焉耳按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

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為長經書盟于葵丘



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蓋明天子之禁按孟子曰束牲載書而不軟血初命曰無易樹子則葵丘之義穀梁爲長三子之長如此者衆也至於三家背經以作傳猶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於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非趙盾也是趙穿也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其所以異乎經者

蓋經之意各有所主孔子魯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也然官爲正卿返不討賊位居家嗣藥不親嘗非二子之罪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兼也使聖人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時公穀既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飾吏事其有功於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得捫據而自見其有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



經解卷之四  
學者求聖人之經苟能合三傳而觀之亦足矣未可以是以  
而議其失也

經釋篇卷之五

新會梁斗輝忠璇父著

樵李郭紹儀汾仲父

井研雷起龍于田父

麻城劉孔源事可父仝較

三禮總論

禮之爲經有三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周禮作於周公其  
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  
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公臣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



大本既立然後從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婚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旌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績刮摩埴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擗鱉之微無不竭心力為之各當而後已儀禮述冠婚喪祭朝覲饗射威儀之事乃其本經而禮記特二禮之傳註也秦焚禮經特甚漢興古經出於魯淹中武帝時有女子李氏得周禮上河間獻王冬官缺補以考工記合成六篇奏之藏諸秘府劉歆信之以為周公致太平之書

始置博士行於世授緱氏杜子春子春授鄭眾賈逵後馬

融傳註授鄭玄玄作註疏五家之傳莫得見焉五家傳弟子高堂生

蕭奮孟卿后儀禮自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後得孔

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同後增多

三十九篇及孔氏學七十篇有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宣帝

時后蒼明其業為曲臺記數萬言及得前代儒所記三百

十有四篇曰后氏曲臺記蒼授二載及慶普大戴刪其蕪

冗為八十五篇小戴刪為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

令明堂樂記合為四十九篇而小戴所刪極精奧近經多孔



門微言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訓釋始具從晉宋逮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義疏則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熊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及唐孔穎達賈公彥然後三經註疏始犁然備焉

鄭樵謂三禮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如墨始於晉髻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以至今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冠縮縫今也橫縫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昔者七十二子之在孔門聞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歛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信之則矛盾可疑疑之則師承有自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者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



漢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况三禮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作周禮者未嘗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謀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訓者昔春秋之末秉禮者惟魯而已而執羔執鴈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絕也秦灰燼殆盡漢延儒生購斷簡諸儒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大爲南岳以太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百八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有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太宰太宗太卜大士爲六

官當時不疑後世不辨是非舛錯白黑混淆禮經之訛以此鄭註考究不詳而槩謂之先王之制理有不貫則通以曲說至今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序或以爲當如成均警宗詢其言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察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大學一也而名有六何以使後世無疑哉

周禮一書疑之者猶不一焉有謂其非聖人之書者有謂其爲文王治岐之制成周理財之書者有謂其爲戰國陰



謀之書何休漢儒附會之作者謂劉歆作又甚而謂其竄亂不經

之書林存紛紜之說無所折衷夫疑其非聖人之書者不過

以其制度詳而不及道化職守嚴而濶畧於人主之身耳

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

境閩蠻夷貊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政所

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其書固詳於

理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若豐而

奉上也甚約謂為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公者也使戰國

而有是書則戰國為三代使漢儒而有是書尚止為漢儒

乎彼林孝存指為竄亂不經而作十論七難以排之其非

聖特甚無足論矣鄭眾以書序言作周官為周禮其說已

失鄭康成以成王作周官在攝政三年周公作周禮在攝

政六年其說亦謬按書傳曰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

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

政成王則是書在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

成王此是書之所由作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

者此也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按

公攝政時淮夷奄已與管蔡同亂成王即政之後淮夷又



叛成王乃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是營  
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是周官作於  
周禮之後明矣康成又云周禮爲致太平之迹王炎謂六  
典至太平始備非用六典致太平也當公遭流言辟居東  
都及鴟鴞之詩作風雷之變感然後成王迎公以歸既歸  
之後伐管蔡作洛邑遷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遷洛邑既  
成公則歸政於成王矣成王蒞政之初淮夷猶未定而况  
公未歸政管蔡未平殷民未遷洛邑未成雖有六典安得  
盡舉而行之成王即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無事歸而作

周官以戒飭卿大夫則周公之經制蓋施行於此是六典  
至太平而後備所以致太平者有不專係於法制之詳者  
矣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蘇穎濱  
有三不可信之評謂王畿千里無地以容稍甸郊都之制  
一不可信也孟子班爵公侯百里今則公五百里侯四百  
里二不可信也井田溝洫之難通三不可信也胡五峯有  
天官無一完善之論謂宰夫專聚財用甸師代王受青內  
宮佐后立市内小臣掌后命內祝掌禱祠禳禴世婦之宮  
具典婦之女工縫人履人醫獸皂隸之屬不宜屬於太宰



其說不啻詳矣按虞官言夏商官倍周制大備夫官不患其多患其無統無統乃亂予每讀天官治典而博觀六十官之職蓋三公攝冢宰冢宰兼六卿天下萬務無所不統王朝之上內外之臣猶其關節脈理也有如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奉供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嬖密凡其布列于王宮之內外而逼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屬之冢宰焉夫是以群士大夫之職有所統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有所礙而不敢自私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祿不輕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宴安玩狎之際無

敢盡壞人主之心術而侵竊大臣之柄權體統既正朝廷自尊又何嫌其多乎至於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亦自有說孫處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畧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此一說也顧周禮所以難通者其規模與他經不類蓋其

書有缺文軍司馬與有省文遂人匠有兼官三公三孤不

府史胥徒有預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有不常制夏采方相

有舉其大綱者四為卒兩之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

下而同治此事司馬有常行者六官分職各率其屬正月

司上下爵祿事食之吉垂象魏之類是也



有不常行者

二至祀方澤大裘事上帝合民誨國遷珠盤盟諸侯之類是也注云圓丘服大裘方澤之祀經無其服周無遷國事至平王東遷盟詛

不及三王以上事皆預為之而未經行也無論官制即

以九畿之制視禹貢以封國之制視武城孟子以建都之制視召誥洛誥亦有不盡合而其理未始不相通者禹貢五服職方九服雖若不同詳攷制度無不相合禹貢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數之職方九服方五百里自其兩面數之故東西相距皆五千里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甸服五百里緣一面數之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之外定制為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數之

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

采男即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周之鎮夷即禹

之荒服太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

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

里而已夫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五百里藩服何也

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叙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

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外地也又如益稷

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為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然尚書



之周官周禮之行人又有六服承辟六服一朝之文何也  
蓋王巡狩及于六服六服之外夷服鎮服即禹之荒服言  
六服則不及夷鎮言九州之內則不及藩服明矣如此不  
特見二畿當一服藩服當四海之外周之王畿有鄉遂稍  
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總程秭粟米之地也周之侯服即禹  
采男之地周之甸服即禹諸侯之地周之男服即禹揆文  
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三百  
里夷之地周之蠻服即禹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  
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

即禹九州之外地詳考制度無有不合者古之王者原公  
天下而不私故王畿之內合之則爲一人之地分之則爲  
卿士大夫之采地安在其無地以容稍甸郊都乎尚書王  
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禮大  
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  
百里之文先儒以爲斥大封疆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  
謂周禮所言五百里蓋并兼一易再易與附庸山川而言  
之孟子所言百里者舉賦民實數言之也謂山川林麓  
不可以食其  
說若善而未盡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禮以來說者紛紜



至薛常州開方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

基田出于司馬法乃文王治岐之制

孟子所謂方者以縱橫之數計之也薛常州所謂開方者以四面之數計之也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說則當如司徒所記周之洛邑雖曰天下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温在今之河北洛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為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又安得謂千里王畿之非實若三等之國分為五等則周公之意蓋逆慮世變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

號為萬國然強弱不齊迭相兼并至周之初宇內不過千八百國則向之萬國社稷丘墟者十七八矣周公於是欲分為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庶幾小大相維雖然必建國之時方定其地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更張之也又有疑比閭族黨讀法之擾民者夫州長每歲屬民讀法者四黨正讀法者七

族師讀法者十四閭胥讀法者無數

州長正月之吉各率其民讀法若以歲時

祭祀州杜則屬其民讀法亦如之黨正四時孟月之吉屬民讀邦法春秋祭祭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大比亦如之族師月吉則屬民讀邦法春秋祭亦如之問胥或者掌春秋之祭祀後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法



以爲是日讀法既於州長又於黨正又於閭胥族師且將  
奔走不暇不知此法亦易曉如正月之吉讀法州長黨正  
族師咸預焉至四孟吉日讀法則族師黨正預焉州長不  
預到每月讀法惟族師職耳此註所謂彌親民者其教亦  
彌數安得謂之擾吾民乎井田之法凡九夫爲井皆以成  
田言之溝洫道塗不與焉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  
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積之方  
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  
而爲邑爲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所以定公卿之采

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  
其廣狹不同而以爲井田異制又爲之說曰一甸之地旁  
加一里以爲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爲同此康成之誤  
有以汨經之文而遂與先王井田之制不應內外異法是  
不能詳考之過也又觀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  
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  
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  
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  
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



爲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  
尋考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  
地爲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爲井田法是以遂人  
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爲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考匠  
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蓋匠人之制舉大槩而  
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  
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  
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  
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

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  
澮橫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  
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  
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嘗有  
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  
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而溝洫井田之制未嘗有異也  
至稅法自當以什一爲正載師之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  
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  
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註匠人亦引此



謂田稅輕近重遠之失周公制法不當於十一之外又有  
二十而稅三二十而稅五者今按載師文曰凡任地謂之  
地則非田矣又曰園廬則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則漆林又  
非田之所植矣豈得謂之田稅蓋園者不種五穀其種雜  
物所出不貲廬者工商雜處百貨所聚其得必厚聖人抑  
末之意以爲在國之園廬可輕之而爲二十而一如自郊  
以往每增之不過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則非二十而五  
不可也據此上文謂任地爲園廬則知近郊遠郊甸稍縣  
都之征皆承上文園廬之文耳所謂惟其者特漆林之征

二十而五觀上文無征二字下文又曰漆林之征則非田  
稅明矣使周公之制田稅果有十二之法何怪魯宣之稅  
畝哀公用田賦之過哉

以上輯鄭樵周禮  
辨併王炎周禮考

若論其財用之

法亦有不可廢者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  
大府而王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人各分  
其任矣聖人於此猶有深意焉以爲太府之勢主於總攬  
而司會之權不相檢括則將聽命之不遑何以稽鹵莽察  
欺蔽乾沒滋至枵虛叢起暴征橫歛之原必自是而啓是  
故以中大夫爲司會之長而太府之長則下大夫爲之諸



凡職內職歲職幣司書司裘之屬悉聽其所會而以參互  
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  
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其權不巳重乎會計之權重則糾察  
鉤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人各有所顧忌而不至虛冒虧  
耗國計不匱百度振舉太宰之六典八法八則亦次第行  
矣然則重司會之權者固所以佐太宰之治也必如胡氏  
所云天官不可計財則漢文之世平勃不對錢穀之問而  
責之治粟內史漢宣之世韓延壽放散官錢千餘萬而御  
史大夫若罔聞乃爲可乎然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

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帝以後改  
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於內署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  
御者鉤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領之利  
權莞於宵小士大夫無得預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唐雖有  
度支使之名宋雖有磨勘司之設要皆失周官遺意物力  
虛耗遠不逮古而可輕議周制耶王者雖守禮無忌諱而  
甸師代王受胥災亦保王躬隆至尊之道予觀金縢一書  
周公且以身代武王而况甸師非懿弟之比喪事非疾篤  
之時又安得引宋景楚昭所不爲者而謂非聖訓也夫以



宮闕之尊嚴而與市井之猥賤以王后之秘密而行諸侯  
卿大夫之好禮似褻矣然家與國非異政王與后非異體  
王后之分陰陽之理相佐以成者也王則立朝於前以先  
乎義后則立市於後以後乎利朝市何嫌相關乎况國君  
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幣命夫  
過市罰一盖命婦過市罰一帷是市雖立於后而過市之  
禁未嘗不嚴也天子享諸侯王后則亞獻上公侯伯子男  
來朝夫人則致禮四方何嫌於有好事乎况闈人掌守王  
宮中門之禁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治其出入外內命

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闈是雖有好事好會而內外之防又  
未嘗不嚴也內宰既掌宮中之祭祀而女祀又掌王后之  
內祭祀毋乃幾於噴乎盖神無往不在先王隨在致祭不  
惟示忠厚不忘之心亦所以交神明合三才故在內則有  
女祝在外則有司巫內外不敢互用也况招梗禴禘以除  
疾殃亦迎祥集禧者所宜有也豈得援漢家除秘祀而恐  
其有執左道入宮爲厭禱之事耶宮中府中機非二也幄  
幣次舍事匪細也絰織縫染役匪輕也前有宮人之職中  
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燕息沐浴櫛醜私猥之事而隱



然厲其敗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功等取中士二人下士  
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物而防人主奢侈之私用度耗  
費之漸以去其害國亂政之源而皆統於冢宰所以佐王  
正家正天下也若謂世婦之宮具典婦之女紅爲后夫人  
職非冢宰所宜屬也吾恐房闈專政之漸妃妾誣誣之風  
未必不階之此宰臣以天下自任豈令其漠不相聞乃稱  
尊乎司裘設矣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酒正膳夫設矣又  
有醫獸等五官帷幕次舍之事備矣而皂隸亦置五官之  
列聖人以爲克勤小物豈纖毫有遺若謂冗濫且執技者

不宜屬太宰也則漢以下自膳夫至膳人自酒正至掌次  
分入少府自醫師至醫獸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內宰至  
司服以下凡宮中使令之人分入大長秋代相沿習則膳  
夫庖人而下盡收入御前供奉官醫師食醫而下盡收入  
御藥院宮人掌舍而下盡收入脩內司此其視周制竟何  
如也抑聞張明公載曰天官之職必心量廣大方能讀若  
不大其心以體之而欲於事上湊合知其難也噫深於周  
官矣迺五峯又云太宰之屬六十考之無一完善則五卿  
之屬可知今又合五官之制朝覲會同乃諸侯四時之禮



何以皆屬春官以大宗伯爲禮官也蒐田獮狩乃天子四時之田何以皆屬夏官以大司馬爲兵官也司寇掌邦刑而復掌賓客者蓋諸侯朝覲會同畢則降而內袒請刑司寇主之所以威懷諸侯也冬官掌邦土而土訓乃屬之司徒土方又屬之司馬者蓋土訓掌地圖王巡狩則夾王車以詔地事土方致日影王巡狩則辨土宜以樹王舍各司其事也世婦在天官者二十七以廣嗣爲義在春官者八十一以掌女工之宿戒名同而官異環人在夏官者掌致師在秋官者掌送迎賓客職異而名一春官外司服所以

掌外朝之服飾天官內司服所以掌王后之服飾冬官鍾氏染羽毛以克國之用天官染人掌絲帛以克王后之用保章氏掌天星察五物以詔救事乃事天之禮故不屬天官而屬禮官職方氏掌地圖因巡狩以巡戒令乃清道之職故不屬地官而屬司馬司儀司刑所以同爲司寇之屬者蓋明刑固所以弼教而析民亦係于降典職不同而事則相因舞師樂師之不得爲一官者蓋一以爲民禱祀一以掌教國子事不同而用亦不同膳夫不敢會王后世子之膳外府不敢會王之服所以然者蓋有司不當計王后



之服度而至尊不可受有司之約束矧太宰以九職內節財用固自有不會之會矣歲終則考百官三歲則計群吏所以然者蓋官府之事約故歲終必致其事群吏之日煩故三歲乃致其治矧小宰而下有日成月要歲會之典固已考而不必考矣田爲縣官所鬻而非商賈所受故賈田屬於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產業故遊惰咸歸農桑遍觀六官又何有一不善哉乃猶有可疑者王炎嘗著論矣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於南至服裘爲宜祀黃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

服裘可乎王搢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攷之大圭其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搢之乎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袞冕夫袞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車後亦衣龍袞與王同服不幾尊卑無辨乎鄭康成又引漢之長秋以士人居之而謂春官之世婦爲卿夫士人爲卿則不得謂之婦且曰每宮二人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宮有二卿合之則十有二何其數之多耶大抵周禮之爲書其可信者足爲



萬世常法其可疑者或出于一時傳訛或出于後人添入  
康成訓釋不可謂無功然雜取綿說間由臆斷是經以康  
成傳亦以康成晦况一壞於王莽再壞於蘇綽三壞於王  
安石經三大壞周禮所存幾何哉張子有云周禮是的當  
之書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祖盟之類必非周公所作  
程子曰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大法在其中朱子曰周官  
偏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又曰其間細碎處  
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噫此可爲是書定評  
矣若云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則又所

當講求也

儀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惟大夫而上無冠禮他諸諸  
侯大夫大昏喪葬禮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司徹則太  
牢禮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聘有公食大夫  
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禮大問曰聘使大夫則間於事相  
朝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頰禮亡  
也推斯以言禮闕廢甚矣蓋孔子適周學周禮而王朝禮  
業不展於邦國諸侯憚行禮又自去其籍惟士鄉禮以習  
行而存今觀漢世諸生猶以時習禮於孔氏而孔子廟堂



車服禮器猶存可見已其存者又文辭古與易行難誦讀其所稱宮室堂與冕弁裳衣飲食用器非今世常及見即進退拜跪辭讓揖遜周旋之節又異宜而莫之行自唐韓愈已苦其難讀而歡以爲文武周公之法制具在恨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又自鄭注賈疏而外諸儒先舊說不復得見蓋廢久矣

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殺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或錄舊禮之文或錄變禮所由或兼

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爲記也然其書多出於漢儒之所補輯唐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必改易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注監本月令乃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宋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常請復古文遺本以朝廷儀制等多本唐註故差不能改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徇末遺本而諸生博士又不過誦虛文以應舉莫覩其原國有大禮大議耳學臆斷朱文公慨然



有志復古實始尊信儀禮為禮經考訂其說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于禮者皆附本經下而俱列註疏諸儒之說釋之孝宗時疏請刪脩編類不果退而推前意編纂為家禮二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曰儀禮經傳通解未成卒屬子壻黃幹成厥志取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補其缺而王侯大夫之禮畧具其門人溫陵楊復嘗及事文公受禮學纂脩撰儀禮圖式一卷事因圖顯而禮學粗完至都昌陳澹著為集說實宗程朱今行于世焉蓋嘗論之禮記一書謂其出於漢儒

所作則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最純者莫如天人三策曾有禮記中語乎且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古來已有此

語漢儒能道此乎若謂其粹然無可指摘則曲禮論撰于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其言委瑣有放飯齧骨之語五禮之本無聞焉王制著

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錄秦世

之官太尉緇衣本乎尼子而改魯論之文教之以德齊之以刑取夫子之言而

損益禮運載夫子之說大道之言有虧於名教經解引易之緯

書而嘗禘之說多牽夫子之言論明堂位論周公踐作世



世祀以天子禮樂檀弓載舜塋蒼梧夫子墓馬鬣封之類  
皆流俗之妄語儒術全無此義理后世遊說之士所誇者  
王藻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句讀內則載養老三十餘  
語其文全與樂記同又有謂月令爲周公所作意謂罷侯  
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坑儒焚書之世豈有所謂視學  
慘刻赭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所稱皆周制也不知  
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縣之秩芻  
建亥之月秦正月也而季秋爲來歲之朔月月令爲不韋  
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知非慕古而言之

也耶胡致堂曰禮記必去不常之月令漢儒之王制其次  
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名儒擇冠婚喪祭燕射相見之  
大典以類相從然后可爲一書若中庸大學不可附之禮  
篇至於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爲中  
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王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如曲  
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戾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大抵  
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漢儒傳記而未必悉得聖人之  
旨然其文煩其義博善學者在求其指歸又烏得以其非  
盡出于夫子而輕視之也善乎王陽明有言曰禮也者理



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  
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  
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  
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  
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盖  
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  
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  
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濇蕩而世儒  
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教之間而議擬  
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在於是是豈爲得禮之  
意義噫通斯說也可與論禮矣



系系系

卷之五

三三





